

臨終，生死修習的試煉場

——佛教宗教師臨床照顧經驗分享

◆ 釋宗惇

十八歲的小瑞罹患前列腺癌末期，住進安寧病房時，前胸因已被癌細胞侵蝕，塞滿彈性繃帶，一旦拆下來，即可能引起大出血，死亡的恐懼深深籠罩著他。他對法師說：「太痛苦了，想自殺！」法師深入與他談，帶他皈依，指導他如何從念佛中體驗「身痛心不痛」。未久，小瑞往生了，往生前他對媽媽說：「媽媽、姊姊請放心，我心中有佛。」

罹患血癌的小暘，原本相信「可以活到八十歲」，直到有一天，他確切的知道不會再好了，他轉向法師問：「師父，請告訴我死後的世界是什麼樣子？」，他要法師告訴他死後的事，法師教他念佛可以身心安定，沒有恐懼。

一位趙老太太，一生經歷了丈夫車禍往生、照顧癱瘓的婆婆、長子小兒麻痺、次子智障、小孫子又腦性麻痺。好不容易維持家園，最後自己又罹患癌症，且「醫藥罔救」，眾親友探視圍繞，勸他要看開、接受，這樣的說服反而將病人推向絕望的深淵。法師前往探視，老太太激動的邊哭邊說：「我的人生怎麼會這樣？認命、辛苦了一輩子，換來這樣的結局？我是不是受到詛咒？」法師陪著他回顧過去的生命，為他說明死亡的身心歷程，若虔誠念佛，感應阿彌陀佛的慈悲願力接引，就能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病人聽後平靜的說：「希望阿彌陀佛今晚就來帶我走。」

病人臨終，四大會次第分解，會感覺天花板快要掉下來，或者看到黑白無常。一位六十餘歲的阿伯，對法師說：「師父，我想像鴿子一樣自由自在的飛翔，師父您不要走，您幫幫我。」延續過去的互動基礎，法師提醒病人這時候應該緊緊握著念珠，口中稱念「阿彌陀佛」。阿伯緊緊握著法師的手說：「師父在，我不怕。」，隨即發願「生生世世常隨佛學，護持三寶」、「我下輩子要隨著師父修行。」病人握緊手中的念珠，慢慢闔眼安詳吐出最後三口又深又長的氣。

生與死，是千古以來無人能免的人生最大課題。面對生命的最後，可能很痛苦，大多數的人充滿焦慮恐懼、種種「顛倒夢想」，無奈的消極接受。但面對臨終或許也可以有另一種抉擇：用尊重生命的態度正視與接納，提起內在力量，把死亡當成自然人生的一部分，把死亡當成人生學習成長的過程、新生命的開始。

佛法在臨終照顧可以發揮非常大的力量。從臨床經驗看，能夠用這種態度面對死亡的病人，一定莊嚴善終，且能在他生死學習之旅中感動、啟發身邊的人。但不是每個病人在往生前都有這樣的能力與機緣，接受法師的照顧，用佛教的話來說，「需要有善根福德因緣。」照顧的障礙有時來自病人本身，有時來自家屬，有時則來自照顧者對病人身心狀況與需求的瞭解不足，而不能給予恰當的引導。因此，不論是臨床醫師、護理師、宗教師，甚至志工，從事臨終照顧都需要經過專業學習與訓練，才能提供病人最適切的幫忙。

以筆者個人多年來從事臨床佛教宗教師的培訓為例，培訓之前，每一位法師在佛門要有一定的學習與歷練，進入臨床照顧後，至少要有三個月的時間，以個案

為中心，詳細瞭解臨終病人的身心狀況、病程發展、靈性需求，與醫療團隊攜手合作，累積照顧經驗，共同為啟發病人內在力量，盡最大的努力協助達到善終。學了大半輩子的佛法，有時候面對虛弱痛苦的病人，卻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有時候，努力的擠出一些話，卻遭受病人、家屬的拒絕。宗教師要能感同身受病人的痛苦，不帶任何期望的陪著流汗流淚，即能換來病人生死的全心交付。如何用佛法從事臨終照顧，是一門深奧的學問，對真誠面對生命課題的學佛者來說，臨終照顧不是對病人的「施捨」，而是以病人為師，幫助我們自己對佛法更有信心，是一個學習生死大事的絕佳機會。當我們從照顧臨終者出發，老老實實面對自己生命的恐懼和不安，坐在臨終病人的身旁，慢慢開始懂得如何開啟深層的生命對話，呼應病人內心的需求，本身的菩提便增長了。

從事臨終照顧，不是直言勸告，不是熟練技術，是對生命態度感動的學習。我們要用誠懇、尊重和足夠的專業，面對病人，臨終者的世界就會向我們展開，瀕死的經驗才會一次次的向我們印證佛語不虛，幫助我們更有信心開展自己心性的力量、面對生死的力量。

從事臨終照顧，看起來是我們幫助別人，實際受益最多的還是自己。這是佛教自利利他大乘教義的核心，也是無量福報的福田。v

（本文作者為臨床佛教宗教師、臨床講師）

註 釋

俾關於臨床佛教宗教師的培訓，過去八年由台大醫院緩和醫療病房靈性照顧研究小組執行，承蒙佛教蓮花臨終關懷基金會及一如淨舍臨終關懷協會的資助，已有二十五位法師參與臨床培訓，十八位法師完成臨床訓練，分別轉介至國內十餘家安寧病房或共同照顧小組擔任臨床佛教宗教師，嘉惠無數病患，受到各界肯定。呼由於臨床訓練的特殊需求，法師報考臨床培訓之前，除相關條件外，需完成「本土化靈性關懷」的通識教育系列課程，詳情請見佛教蓮花基金會網頁：

<http://www.lotushcf.org/>。